

镇里的
清洁工

□张林

非虚构
龙江故事

见到他开着三轮车，时走时停，弯腰捡可回收物，还以为他是个拾荒老人呢。可是当你见到他穿上清洁工的服装，放下扫帚，又手持大板锹把卫生箱里的垃圾甩上四轮泰山车的时候，你就不奇怪了，因为他本来就是镇里的清洁工。

他叫王立国，曾经是一路风光的村支书。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从岗位上退下来，便与政府签了镇内垃圾清理合同。他不怕脏，也不怕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

三轮车的车厢里，有塑料瓶子、铁丝、纸壳箱子，偶尔也有旧衣服等可回收垃圾——显然，这是他工作以外的额外收获。相比干满身污渍瘦弱不堪的他，两辆同样油渍斑斑的车着巨大而坚硬。

他每天的流程是先开着三轮车，在街面上，把垃圾箱里的可回收垃圾一一地掏出来，然后再开上四轮泰山车来清理彻底废弃掉的垃圾。寒冬腊月，垃圾封冻，清理最困难，他只得使用镐头刨，刨不动，就干脆用铁锹挖。

清理垃圾的四轮泰山车，他总会在车厢前面的两端，插两面迎风招展的红旗，这让我脑海里总会跳出“红旗手”“突击队”等词语。我也总觉得这是他的独树一帜。因为以他的瘦弱低垂的身躯，很难把那么多的垃圾几乎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清理掉，也许是有两面红旗在为他助力吧。这倒使这份疲惫的职业，增添了仪式感。每当他挥动扫帚，铁锹或者镐头，在街面上挥汗如雨，红旗招展，的确让人振奋，也会给人力量。

假如没有他，我真的无法想象，镇里的这段明沈203国道会变成什么样子。除了大饭店和小吃部的食物垃圾，各家各户的生活垃圾，还有每周五赶集商贩制造的诸多垃圾……在这条街上做清洁工，实在是考验人的修养与韧性。很容易想骂人，也很容易想偷懒——一天不清理，其实，也没人注意吧。

但是，他永远在上午九点前和下午四点后出现。我从没有看他缺席过。

他清理垃圾有职业感。他一下一下地按着扫帚，把垃圾和灰尘压在下面，以免呛着路人。而那些粘在路面的垃圾，他总是用锹一下一下铲下来收到车厢里。

有时，回乡下小住，晚上走出家门，在公路边散步，借着皎洁的月光和明亮的路灯，道路散发着清冷洁净的光芒，远处有只野猫窜过，我也看得清清楚楚。道路，真的像一条道路了。我知道，这是他的功劳。

我在这个镇上已经生活了三十年，在我看来，这段明沈203国道和这个镇所有通向其他村屯的道路，没有什么不同：拥塞，喧嚣，生存的欲望与居民们发自内心的热心肠全都纠缠在一处，有着烟火人间的种种特质。就是因为他，这段路，完全不一样了。

如今，蜗居城里，我总是想起自己内心尊崇着的这位老人，想起他始终弯着的腰，想起他油渍斑斑的车和插在车厢上的那两面旗帜，缓缓地，沉重地，一直坚持着，在这条街面上来来去去。道路一次次肮脏，最后又一次次地被它洗净。

退出工作岗位，你的活动范围缩小了，而开车又在另一层面扩大了你的视野和活动范围，使你有了更多的选择。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曾四次四平街，有攻坚战，有保卫战，打得极其惨烈。我父亲曾参加前两次战斗，那是他随“黄（克诚）三师”到东北打的第一次大仗，每每谈起都很激动。我曾无数次路过吉林四平，一直想去看看四平战役纪念馆，看看这座被称为“英雄城”的东北重镇，可阴差

阳错一直没能成行。学会开车后，终于遂愿，而且去了两次，第二次去品尝了地道的李连贵熏肉大饼。

开车还可以享受到助人的快乐。自从学会开车后，经常有朋友求助，对此我并没有麻烦的感觉，尤其对比我老的老头们更是求必应。有一次我和老伴送一对老友回家，我调侃道，这个车坐了四个人，加起来300岁。

这些年我自驾跑了东北好多地方，去看望当年在一个连队睡过大通铺的老战友，去拜访文化名人，去寻踪古迹遗址。遗憾的是，至今未能自驾车驶出山海关。

从一般意义上讲，开车就是一个熟练技术，不到一个月，我就可以独立驾车了，几个月后就上高速跑长途了。但是，能把车开走固然不难，可要把车开好并非易事。

驾车有风险，开车须敬畏。我出的第一次车祸就是疏忽大意造成的。一天下午下着小雨，有些雾，我驾车从哈尔滨市二环路上安发桥，变道时没有认真观察，车头一侧与右道上来的一台车碰撞。当时“咣当”一声，两车都不同程度受损。开始我认为我是后车责任，交警现场勘查后认

定我违规变道负全责。更令人尴尬的是被撞车辆是豪车保时捷卡宴，开车的竟是一小姑娘。记得学车时，师傅叮嘱我“倒车镜是司机的两只眼睛”，直到撞了才有了切实的体会。

还有一次我在停车场倒车入位，停稳后又往前提了一步，此时一辆车从我车前飞驰而过，我听到“咔嚓”一声闷响，下来一看前车被刮成U字型，车前脸也刮花了。这件事我们协商解决了，我不知责任在谁，但我还是疏于观察了，即使是在停车场。

北京警察汽车特种驾驶培训中心教授柳实说过：“开车撞别人，这种开车有问题；开车被别人撞，这种开车有毛病。”

老人开车特别是跑长程，易走神，易疲劳，而自驾游却乐趣盎然，这就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既不因嗜疲食，又不铤而走险。

驾驶人常常听到这样的嘱咐：“慢点开。”当然，开车决不能超速，老人开车更不要抢道，抢时间，但是越慢越安全。无论城市驾驶还是上高速，都不能超高速，又不能超低速。

自驾的路，犹如人生的路，什么样的意外都可能发生。老人开车心态犹

母亲的芳华

□薛苏里

人们说至亲的离去，就像是下了一场淅淅沥沥不会停歇的雨，会给亲人留下一生的潮湿。虽然母亲离开我们已有一年，但是她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我的脑海里经常闪现出她抱着我走过北大荒田野的身影，她洋溢着笑容的脸上，永远闪耀着温暖坚毅的光芒。

母亲张菊华1934年出生于浙江丽水。1950年，年仅16岁的她毅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军区政治干部学校学习，后被分配至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并迅速成长为团里的业务骨干，因演出舞蹈《补缸》一举成名。当时父亲也在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担任乐队小提琴演奏员，共同的理想和艺术追求让母亲和父亲走到了一起。

1958年新婚不久的他们响应建设边疆的号召，共同奔赴北大荒。他们和团里二十多位战友经过几个昼夜火车、轮船、汽车不停地颠簸以及几十里沼泽地的长途跋涉，终于随大部队到达了859农场。当年的859农场还是一片渺无人烟的荒地，方圆40多里没有一户人家。到达的当晚，大家共同动手，用最原始的办法，搭起二三十个三角形的小马架，又铺上厚厚的干草，远远望去，就像古战场安兵立寨的营帐，大家将其命名为“南京新村”。

荒草萋萋的草原，一望无际的湿地，星罗棋布的水泡子，零下三四十度的酷寒……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母亲和父亲慢慢适应了北大荒的艰苦生活。

北大荒的冬天来得很早，为储备御寒柴火，父亲和伙计们都上山去了，母亲因有孕在身只好照顾留下来负责养鸡场。鸡场里养了1000多只进口的很能下蛋的“来航鸡”，为了让鸡在即将到来的严寒中冻死，母亲拖着身孕，一趟趟往返于鸡场与伐木场，运回些树干架、锯末等材料，又带头爬上屋顶，灌锯末、加固鸡舍，做好防寒保温。但对零下30多度的极寒气候来说，这无异于杯水车薪，在一个强寒流来袭之夜，鸡舍里的鸡被冻死了大半，原本兴旺热闹的养鸡场，一夜之间七零八落，母亲伤心落泪。与寒冷相比，更大的危险是野兽。垦荒队生活的这一地带林木茂密，人迹罕至，老虎、野狼时有出没，狼群时常把食盆挂在外面的肉吃光，有时甚至连马厩里的马都难以幸免，让人心惊胆战。

年底，农场成立了文工队，一边劳动一边搞演出，父亲担任乐队队长，除了小提琴独奏及排

练、指挥外还兼作曲。母亲担任舞蹈分队长，因有孕无法跳舞，就负责培养舞蹈学员，在排练——演出——再排练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母亲获得了难得的安胎机会，也给了腹中的我良好的音乐“胎教”。

在紧张排练南京军区歌剧院新创演的大型歌剧《红霞》之际，在乌苏里江的上空，一声响亮的啼哭和着小礼堂飘来的音乐，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为了纪念这片不平常的土地和蹉跎岁月，父母为我取名苏里。儿时的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冬天的寒冷，每天早晨起床，帽沿和口罩上都有一层白霜。

从我出生时起，我就在父母的背上到处演出，成了文工队中最小的一个编外“队员”。为了突击排练国庆十周年节目，母亲将我强行断奶，我因食物不洁净得了“中毒性腹泻”，幸亏遇上了一个好医生，挽救了我的生命。在我被托管的过程中，曾不慎被屋顶坠落的烟灰弄伤了视网膜，手被烫伤过，更有一次难忘的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令母亲刻骨铭心。

那是1959年一个寒冷的冬日，农场文工队要到虎林为农垦总局献演大型歌剧《红霞》，所有的人和布景道具都要随汽车走。直达虎林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冰封的乌苏里江。北大荒的白天很短，汽车刚跑了几个小时，太阳就隐去了光辉，顷刻间刮起了浓烈的“雪烟炮”，气温骤降至零下40摄氏度，刺骨的寒风吹卷着冰雪袭来，母亲紧紧裹着包在棉被中的我，几个月大的我已冻得脸色惨白，嘴唇发紫。汽车直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才到达虎林，犹如在冰窖中熬了近20个小时，小小的我高烧41度，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抢救，终于脱离危险。

在饶河，我们温暖的家只有五六平方米，勉强摆上一张床，剩下的空间只够站立一个人，要是第二个人进来，就得有一人上床。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玩具，年幼的我整天在床上滚爬，更多的时候是看着爸爸站在那个小小空间里拉琴。有一天我向妈妈示意要拉小提琴，那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摸琴，父母惊奇地发现，我竟然能拉出快慢的节奏，就是“快弓”“慢弓”，玩到高兴时还碰巧能拉几下跳弓，也就是技巧难度较大的“抖弓”。当时不满周岁的我表现出的天赋让他们兴奋不已，在我6岁时他们决定教我学习小提琴，父亲教技艺，母亲教识谱和乐理。母亲虽然是学舞蹈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部队提倡“一专三能”，她曾经在音乐上下过很多功夫，因此她对音乐也不外行，在我识谱方面比父亲更加耐心和细心，很快我就能够演奏一些简单的作品了。为了提高我的练琴兴趣，母亲还承担起钢琴伴奏的任务。在严父慈母的精心的培育下，我的琴艺提高很快，并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一些复杂的曲子可以很快地背下来，背熟后能一个音符不差地完整演奏，也许这是我在艺术氛围熏陶出来的一种超能吧。

离开乌苏里江畔，在虎林工作两年后，适逢国家加强东北地区建设，作为前线歌舞团的业务尖子，父母被调到了哈尔滨。父亲在哈尔滨歌剧院担任交响乐团副首席，母亲被调入黑龙江省歌舞团担任舞蹈表演等重要工作。母亲敬业乐业，勤勉好学，对每一次演出任务，她都认真对待；对每一个角色，她都潜心钻研，精雕细琢，她扮演的角色风格迥异，韵味十足。20世纪70年代末，母亲曾多次自费赴北京舞蹈学院和北京东方歌舞团学习深造，将多个国家的民族舞蹈以及最新的舞蹈技艺带回来传授给年轻一代，曾指导排练及出演过《罐舞》《脚铃》《八木小调》，深受观众的欢迎和好评，并受到表彰和嘉奖。此后多年来，她还为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指导、排练了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群舞和独舞节目，多次获奖，她个人因业绩突出多次荣获省、市政府及文联舞协等颁发的各项奖励。母亲和父亲一起创办的“哈尔滨少儿小提琴艺术团”，将音乐演奏和舞台表演融为一体，多次出色完成了省内外及国际重大演出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哈尔滨城市音乐形象的树立和社会少儿音乐活动的普及，为小提琴艺术表演做出了十分宝贵的探索与创新。

母亲的一生是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一生，是忍辱负重、鞠躬尽瘁的一生，是坚韧不拔、披荆斩棘的一生。在她瘦弱的身躯里，有一颗坚强无比的心；在她灵动盎然的脚腕里，流淌着对舞蹈的挚爱和眷恋；在她温厚明媚的笑容里，绽放着对音乐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和赤诚。在今后的岁月里，无论海角天涯，无论顺境逆境，妈妈的爱会如滔滔的乌苏里江水一样，永远荡漾，温暖着我的心房，给我以前行的力量。

愿天堂里的妈妈笑靥如花，芳华永恒！

《归来》水彩画
75×55cm 王煥堤

《物春》绝版木刻 57×70cm 张士勤

给退休生活装上轮子

□陈晓林

有一句鸡汤语虽有些油腻，却暗合我意：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与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退休后，我有四位须臾不分的好朋友，一是老伴，二是书，三是手机，四是小汽车。前三位是故交，唯有汽车是新朋。

我是退休那年开始学车的，师傅是我年轻的同事。当我第一次坐到驾驶位置上时，他告诉我，驾车的最佳状态是人车合一，但我的驾驶生涯却从手忙脚乱开始。上了年纪的人学车反应迟钝是缺点，但沉稳却是驾驶人的可贵素质。

学车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学自行车，先“掏裆”，再跨大杠，最后才上鞍座，尽管个子小，一只脚连车蹬子都够不着，但奔跑的感觉让我很受用。

学车也让我想起当兵时骑马的经历。骑马是双手握紧缰绳，双腿夹紧马的肚子，马嗖地一下就蹿出去了。开车是点火，挂挡，松离合，踩油门，车呼地一下就前进了。同样的驾驭感，同样的征服感，都是妙不可言的。

城市空间不断拓展，高速公路网络遍布全国，汽车已进入寻常百姓家，驾车已成为一个基本的生活技能。老

年人学车、驾车已渐成时尚。在这种大气候、小气候的作用下，不少老人的心动了，手痒了。

在我看来，老年学车更有意义。上面说了，那种驾驭感和征服感让你重现青春的活力，对生活对未来增强了信心，也有了更多的瞻望。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胡世宗老师就以75岁高龄，与老伴自驾3000多公里，从东北沈阳直奔海南琼海。

后来，这次诗意的旅行，豪情的奔走，结成几十万字的《一路向南》。他们的儿子，音乐人海泉在序中写道：“说走就走的旅行是真正自由和愉快的。爸妈能在晚年过得这般惬意快乐，我由衷地羡慕。”

退出工作岗位，你的活动范围缩小了，而开车又在另一层面扩大了你的视野和活动范围，使你有了更多的选择。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曾四次四平街，有攻坚战，有保卫战，打得极其惨烈。我父亲曾参加前两次战斗，那是他随“黄（克诚）三师”到东北打的第一次大仗，每每谈起都很激动。我曾无数次路过吉林四平，一直想去看看四平战役纪念馆，看看这座被称为“英雄城”的东北重镇，可阴差

阳错一直没能成行。学会开车后，终于遂愿，而且去了两次，第二次去品尝了地道的李连贵熏肉大饼。

开车还可以享受到助人的快乐。自从学会开车后，经常有朋友求助，对此我并没有麻烦的感觉，尤其对比我老的老头们更是求必应。有一次我和老伴送一对老友回家，我调侃道，这个车坐了四个人，加起来300岁。

这些年我自驾跑了东北好多地方，去看望当年在一个连队睡过大通铺的老战友，去拜访文化名人，去寻踪古迹遗址。遗憾的是，至今未能自驾车驶出山海关。

从一般意义上讲，开车就是一个熟练技术，不到一个月，我就可以独立驾车了，几个月后就上高速跑长途了。但是，能把车开走固然不难，可要把车开好并非易事。

驾车有风险，开车须敬畏。我出的第一次车祸就是疏忽大意造成的。一天下午下着小雨，有些雾，我驾车从哈尔滨市二环路上安发桥，变道时没有认真观察，车头一侧与右道上来的一台车碰撞。当时“咣当”一声，两车都不同程度受损。开始我认为我是后车责任，交警现场勘查后认

定我违规变道负全责。更令人尴尬的是被撞车辆是豪车保时捷卡宴，开车的竟是一小姑娘。记得学车时，师傅叮嘱我“倒车镜是司机的两只眼睛”，直到撞了才有了切实的体会。

还有一次我在停车场倒车入位，停稳后又往前提了一步，此时一辆车从我车前飞驰而过，我听到“咔嚓”一声闷响，下来一看前车被刮成U字型，车前脸也刮花了。这件事我们协商解决了，我不知责任在谁，但我还是疏于观察了，即使是在停车场。

北京警察汽车特种驾驶培训中心教授柳实说过：“开车撞别人，这种开车有问题；开车被别人撞，这种开车有毛病。”

老人开车特别是跑长程，易走神，易疲劳，而自驾游却乐趣盎然，这就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既不因嗜疲食，又不铤而走险。

驾驶人常常听到这样的嘱咐：“慢点开。”当然，开车决不能超速，老人开车更不要抢道，抢时间，但是越慢越安全。无论城市驾驶还是上高速，都不能超高速，又不能超低速。

自驾的路，犹如人生的路，什么样的意外都可能发生。老人开车心态犹

要平和，千万不要染上“路怒症”，更不要动辄行人三丈。说实话，提高驾驶人素质和行人的文明素质，任务还重着呢，道路还长呢。

我自驾游时，一般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都是老伴。她扮演的角色是部队的“带车干部”，赛车手的“领航员”，还兼任了送水、饿了送食物的“服务员”。有一次由哈尔滨自驾回老家大连，午饭有些困乏，我开着车竟闭上了眼睛，幸亏她及时把我推醒，否则就钻到一辆大货车底下了。她学车比我早两年，我会学后把着方向盘盘就不会撒手了，弄得她武功都废了。对驾驶人来讲，老婆无疑是最有责任心的副驾驶。平时可以不听老婆的话，但开车时要听。不过这里也给“副驾驶”们提点意见，提醒要有预见性，切忌放马后炮，更忌一上车就唠唠叨叨。

时间过得飞快呀，我的驾龄都有10年了。轮子上的生活固然很惬意，但也不能冷落了陪伴我们一生的“11号汽车”，能走路的时候我还是选择步行，当“11号汽车”故障了，其他车辆就只能抛锚了。“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当贵”，永远是老人的最佳选择。